

卷十一

拍案驚奇卷一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。波斯胡指破龍龍殼。

詞云

口日探杯酒滿。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。且喜無拘
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。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。領
取而今現在。

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。詞寄西江月。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。

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。一部十七史。

多難豪傑。該富的不得富。該貴的不得貴。龍文的倚馬。

看時。幾張紙。盡不完。說能武的穿楊百步。用不着。

煮不熟飯鍋。最是那癡呆。生來有福分的。隨他。

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撰者 明 凌濛初 撰
卷 卷十一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38
編號 D8622600

藍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22600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38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拍案驚奇

卷十一之五

K2986(4)

22.52,4
7
4.7

0 1 2 3 4 5 6 7 8 9 5

双紅堂
小説
38(4)

不許複製

NOT TO BE REPRODUCED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

惡船家計賺假屍銀。

狠僕人誤投真命狀。

杳杳真冥地。

非非是是天。

害人終自害。

狠計總徒然。



2960 (4)

詩首
字首

話說殺人償命。是人世間最大的事。非同小可。所以是真難假。是假難真。真的時。自然敗露。假的時。自然嚴刑拷打。誣伏。天理不容。無心之中。自然敗露。假的天。自然嚴刑拷打。誣伏。莫伸。到底有個辨白的日子。假如誤出誤入。那有罪的老死。無罪的却命遭了。因刀鋸之間。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。是沒有眼睛的麼。所以古人說得好。道是。

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未曾舉意我先知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

只爭來早與來遲

說話的你差了。這等說起來，不信死囚牢裏再沒有個含冤負屈之人。那明間地府，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。看官不知，那冤屈死的，與那殺人逃脫的，大槩都是前世的事。若不是前世緣故，殺人竟不償命，不殺人則要償命，死者生者，怨氣冲天，縱然官府不明，皇天自然監察，千奇百怪的，却生出權會來了。此公案所以說道：人惡人怕，天不怕；人善人欺，天不欺。又道：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。古來清官察吏，不止一人，想得人命關天，又且世情不測，儘有極難信的事，偏是真的；極易信的事，偏是假的。所以就是情真罪當的，還要細七體訪化_定，方能教獄無冤鬼。如今爲官做吏的人，貪愛的是錢財，奉承的是富貴，把那正直公平

四字拋却，東洋大海，明知這事無可寬容，也將來輕輕放過，明知這事有些魑魅，也將來草草問成，竟不想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那親動手的奸徒，若不明正其罪，被害冤魂，何時瞑目。至于扳誣冤枉的，却又六問三推，千般煨煉，嚴刑之下，就是凌亂碎剛的罪，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，攬得他家破人亡，害他一人，便是害他一家了。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別人的苦，我不知他肚腸裡邊，也思想積些陰德，與兒孫麼？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，一草一木，都是上天生命，何況祖宗赤子，須要慈悲爲本，寬猛兼行，敬正誅邪，不失爲民父母之意。不但萬民感戴，皇天亦當佑之。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申，是蘇州府人氏，與同府李乙是個世讐。王甲百計思量害他，未得其便，忽

他

打金瓶梅 卷一
一日大風大雨。鼓打三更。李乙與妻子蔣氏喫過晚飯。熟睡多時。只見十餘個強人。將紅硃黑墨搽了臉。一擁的打將人來。蔣氏驚慌。急往床下躲避。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。把李乙頭髮揪住。一刀砍死。不捨東西。登時散了。蔣氏却躲在床下。認得親切。戰抖抖的走將出來。穿了衣服。向丈夫屍首大哭。此時鄰人已都來看。各各悲傷。勸慰了一番。蔣氏道。殺奴丈夫的。是讐人。王甲衆人道。怎見得。蔣氏道。奴在床下看得明白。那王甲原是讐人。又且長鬚大面。雖然搽墨。却是認得出的。若是別的強盜。何苦殺我丈夫。東西一毫不動。這兇身不是他是誰。有煩列位與奴做主。衆人道。他與你丈夫有讐。我們都是曉得的。況且地。方盜發。我們該報官。明早就寫紙狀詞。同我們到官首告。便是。

氏

當 官

今日且散衆人去了。蔣氏開了房門。又哽咽了一會。那裏有心去腫。苦嗽七的哀到天明。央禪人買狀式寫了。一路投長洲縣來。正值知縣升堂放告。蔣氏直至階前。大声叫屈。知縣看了狀子。問了來歷。見是人命盜情重事。因時批進。地方也來進失狀。知縣委捕官相驗。隨即差了應捕。擒捉此身。却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。自恃察臉無人看破。揚揚得意。毫不隄防。不期一夥應捕挺入家來。正是迅雷不及掩耳。一時無處躲避。當下被衆人鎖了。登時押到縣堂。知縣問道。你如何殺了李乙。王甲道。李乙自是強盜殺了。與小人何干。知縣問蔣氏道。你如何告道是他。蔣氏道。小婦人躲在床底看見。認得他的。知縣道。交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。蔣氏道。不但認得模樣。還有一件真情可推。若

是強盜。如何只殺了人。便散了。不捨東西。此不是平日有讐的。却是那個知縣。便叫地鄰來。問他道。那王甲與李乙。果有讐否。地鄰盡說果然有讐。那不捨東西。只殺了人。是真的。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。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。忍不得痛苦。只得招道。與李乙有讐。假收強盜。殺死是實。知縣取了親筆供招。下在死囚牢中。王甲一時招承。心裏還思辨。臆思量無計。自忖道。這裏有個訟師。叫做鄧老人。極是好滑。與我相好。隨你十惡大罪。與他商量。便有生路。何不等兒子送飯時。教他去與鄧老人商量。少頃。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。王甲說知備細。又分付道。倘有使。用。處。不可吝惜錢財。誤我性命。小二一一應諾。逕投鄧老人家。來說知父親事體。求他計策。謀脫。老人道。令尊之事。親口供招。

知縣又是新到任的。自手問成。隨你那裏告辨。出不得縣間。初案。他也不肯認。錯翻招。你將二三百兩與我。待我往南京走走。尋個機會。定要脫人出來。小二道。如何說法。老人道。你不要管我。只要交銀子與我。日後便見手段。而今不好先說得。小二回去。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。到鄧老人家交付得當。隨即催他起程。鄧老人道。有了許多白物。好友要尋出一個機會來。你且寬心等待。小二謝別而回。老人連夜收拾行李。往南京進發。不一日來到南京。往刑部衙門。細細打聽。說有個浙江司郎中。徐公。甚是通融。抑且好客。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。備了一副盛禮去謁徐公。徐公接見了。見他會說會笑。頗覺相得。自此頻頻去見。漸漸熟來。正無個機會。忽一日捕盜衙門。刷押。

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。老人上前打聽。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。老人點頭大喜。自言自語道。計在此了。次日整備筵。寫帖請徐公飲酒。不踰時酒筵完備。徐公乘轎而來。老人笑臉相迎。定席以後。說些閒話。飲至更深時分。老人屏去眾人。便將百兩銀子托出。獻與徐公。徐公吃了一驚。問其緣故。老人道。今有舍親王某。被陷在本縣獄中。伏乞周旋。徐公道。苟可效力。敢不從命。只是事在彼處。難以爲謀。老人道。不难。不难。王某只爲與李乙有讐。今李乙被殺。未獲兇身。故此遭誣下獄。昨見解到貴部。海盜二十餘人。內二人蘇州人也。今但逼勒二盜。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。則二盜總是一死。未嘗加罪。舍親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。徐公許諾。輕七收過銀子。親放在扶手匣裏面。喚此

從人。酒乘轎而去。老人又密訪着二盜的家屬。許他重酬。先送過一百兩銀子。二盜也應允了。到得會審之時。徐公喚二盜近前。開口問道。你們曾殺過多少人。二盜卽招某時某處殺某人。某月某日夜間。到李家殺李乙。徐公寫了口詞。把諸盜收監。隨卽疊成文案。那老人便用書房行文書抄。招到長洲縣知會。就是他帶了文案。別了徐公。竟回蘇州。到長洲縣。當堂投了。知縣拆開看見殺李乙的。已有了主名。便道。王甲果然屈招。正要取監犯釋放。忽見王小二進來。叫喊訴說。知縣信之不疑。喝叫監中取出王甲。登時釋放。蔣氏聞知。這一番說話。沒做理會處。也只道前日夜間。果然自己錯認了。只得罷手。却說王甲得放歸家。歡歡喜喜。搖擺進門。方纔到得門首。忽然一陣冷風。大叫

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！李乙哥在這裡了！」驀然倒地，叫喚不醒。霎時氣絕，嗚呼哀哉。有詩為証：

鬚臉盟王本認真。

殺人償命在當身。

暗中取換天難騙。

堪笑多謀鄒老人。

前邊說的人命，是將真作假的了。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，只為些些小事，被奸人暗算，弄出天大一場禍來。若非天道昭昭，險些兒死於非命。正是：

福善禍淫，昭彰天心。

欲害他人，

先傷自己。

話說國朝成化年間，浙江溫洲府永嘉縣，有個王生，名木，字文豪，娶妻劉氏。家中止有夫妻二人，生一女兒，年方三歲。內外安童養娘數口，家道亦不甚豐。王生雖是一儒生，不曾入學，只

在家中誦習。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。那劉氏勤儉持家，甚是賢慧。夫妻彼此相安。忽一日，正遇暮春天氣，二三人拉了王生，往郊外踏青遊賞。但見：

遲遲麗日，拂拂和風。紫燕黃鶯，綠柳叢中尋對偶。狂蜂浪蝶，天桃隊裏覓相知。王孫公子，興高時無日不來尋酒肆。艷質嬌姿，心動處此時未免露閨情。須教殘醉可重扶。幸喜落花猶未掃。

王生看了春景融和，心中歡暢，喫個薄醉，取路回家裡來。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鬥首喧嚷。原來那人是湖州客人，姓呂，提着竹籃賣薑，只為家僮要少他的薑價，故此爭執不已。王生問了緣故，便對那客人道：「如此價錢也好賣了。如何只管在我

家門首喧嚷好不曉事。那客人是個慇直的人。便回話道。我們小本經紀。如何要打短。我的相公須放寬洪大量些。不該如此小家子相。王生乘着酒興。大怒起來。罵道。那裏來這老賊驢。輒敢如此放肆。把言語衝撞我。走近前來。連打了幾拳。一手推將去。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。有痰火病的。就這一推。真一交跌去。一時悶倒在地。正是

身如五鼓衝山月。

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原來人生最不可使性。況且這小人買賣。不過爭得一二個錢。有何大事。常見大人家強梁。僮僕每每借着勢力。動不動欺打小民。到得做出事來。又是家子失了体面。所以有正經的。必然嚴行懲戒。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。動手打他。所以到底為此

受累。這是後話。却說王生當日見客人悶倒。喫了一大驚。把酒意都驚散了。連忙喝叫扶進所來。眠了。將茶湯灌將下去。不踰時甦醒轉來。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。討些酒飯。與他喫了。又拿出白絹一疋。與他權為調理之資。那客人回嗔作喜。稱謝一聲。望着渡口去了。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。慌忙向前攔腰抱住。勸將轉來。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。也是情願。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。只因這一去。有分教。

雙手撒開金線網。

從中釣出是非來。

那王生見客人已去。心頭尚自跳一個不住。走進房中。與妻子說了道。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。僥倖僥倖。此時天已晚了。刘氏便叫了鬢擺上幾樣菜蔬。盪熱酒與王生壓驚。飲過數杯。只聞

得外邊叩門聲甚急。王生又喫一驚。掌燈出來看時。却是渡頭船家周四。手中拿了白絹竹籃。倉倉皇皇。對王生說道。相公。你的禍事到了。如何做出這人命來。唬得王生面如土色。只得再問緣由。周四道。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。王生看了道。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薑客人。到我家來。這白絹是我送他的。這竹籃也是他盛薑之物。如何却在你的處。周四道。下晝時。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。叫我的船過渡。到得船中。痰火病大發。將次危了。告訴我道。被相公打壞了他。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。做個證據。要我替他告官。又要我到湖州去報他家屬。前來伸冤討命。說罷。瞑目死了。如今屍骸尚在船中。船已撐在門首河頭了。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。憑相公如何區處。王生聽了。驚得目

口呆。手麻脚軟。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。口裏還只得硬着脚道。那有此話。背地教人走到船裏看時。果然有一團死屍骸。王生是虛心病的。慌了手脚。跑進房中。與劉氏說知。劉氏道。如何是好。王生道。如今事到頭來。說不得了。只是買求船家。要他乘此暮夜。將屍首設法過了。方可無事。王生便將碎銀一包。約有二十多兩。袖在手中。出來對船家說道。家長不要聲張。我與你從長計議事體。是我自做得不是了。却是出于無心的。你我同是溫州人。也須有些鄉里之情。何苦到爲着別處人報警。況且報得警來。與你何益。不如不要提起。待我出些謝禮與你。求你把我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。黑夜裏誰人知道。船家道。拋棄在那裏。倘若明日有人認出來。根究根原。連我也不得

乾淨。王生道：離此不數里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，極是僻靜，你也認得的。乘此暮夜無人，就煩你船載到那裡，悄悄地理了。人不知，鬼不覺。周四道：相公的說話，甚是有理，却怎麼樣謝我？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。船家嫌少，道：一條人命，難道只值得這些銀子？今日湊巧死在我船中，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，一百兩銀子，乃是少不得的。王生只要完事，不敢違拗，點點頭，進去了一會，將那些現銀及衣裳首飾之類，取出來遞與周四。道：這些東西，約莫有六十金了。家下貧寒，望你將就包容罷了。周四見有許多東西，便自口軟了道：罷了罷了。相公是讀書之人，只要時常看顧我，就是不敢計較。王生此時是情急的，正是得他心肯，且是我運通時，心中已自放下幾分，又擺出酒飯，與

船家喫了，隨即喚過兩個家人，分付他尋了鋤頭鐵鈿之類，內有一個家人，姓胡，因他為人兇狠，有些氣力，都稱他做胡阿虎。當下——都完備了。一同下船，到墳上來，揀一塊空地，掘開泥土，將屍首埋藏已畢。又一同上船，回家裏來，整整弄了一夜。漸漸東方已發亮了，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，作別而去。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，各自散訖。王生獨自回進房來，對劉氏說道：我也是個故家子弟，好模好樣，不想遭這一場，反被那小人逼勒，說罷淚如雨下。劉氏勸道：官人，這也是命裏所招，應得受些驚恐。破此財物，不須煩惱。今幸得靠天，太平無事，便是十分僥倖了。辛苦了一夜，且自將息將息。當時又討些茶飯與王生喫了。各各安息不題。過了數日，王生見事體平靜，又買些三牲禮物

之類拜獻了神明祖宗。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。王生殷勤勤待他。不敢衝撞。些小借撥。勉強應承。周四已自從容了。賣了渡船。開着一個店舖。自此無話。看官聽說。王生到底是個書生。沒甚見識。當日既然買鳴船家。將屍首載到船上。只該聚起乾柴。一把火焚了。無影無踪。却不乾淨。只為一時沒有主意。將來埋在地中。這便是斬草不除根。萌芽春再發。又過了一年光景。真個濃霜只打無根草。禍來只拚福。輕人那三歲的女兒。出起極重的痘子來。求神問卜。請醫調治。百無一靈。王生只有這一個女兒。夫妻歡愛。十分不捨。終日守在床邊啼哭。一日有個親眷。辦着盒禮。來探望痘容。王生接見茶罷。訴說患病的十分沉重。不久當危。那親眷道。本縣有個小兒科。姓馮。真有起死回生手段。離此有三十里路。何不接他來看看。王生道。領命。當時天色已黑。就留親眷喫了晚飯。自別去了。王生便與劉氏說知。寫下請帖。連夜喚將胡阿虎來。分付道。你可五鼓動身。拿此請帖去請馮先生。早來看痘。我家裏一面擺着午飯。立等立等。胡阿虎應諾去了。當夜無話。次日王生果然整備了午飯。直等至未申時。竟不見來。不曉的又過了一日。到床前看女兒時。只是有增無減。挨至三更時分。那女兒只有出的氣。沒有入的氣。告辭父母。往闔家裏去了。正是

金風吹柳蟬先覺。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。各各哭得發昏。當時盛殮已畢。就焚化了。天明以後。到得午牌時分。只見胡阿虎轉來回復道。

沉

馮先生不在家裡。又守了大半日。故此到今日方回。王生垂淚道。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。如今再也不消說了。直到數日之後。同伴中說出實話來。却是胡阿虎一路飲酒沉醉。失去請帖。故此直候至次日方回。造此一場大謊。王生聞知。思念女兒。勃然大怒。即時喚進胡阿虎。取出竹片要打。胡阿虎道。我又不曾打殺了人。何須如此。王生聞得這話。一發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膽邊生。連忙教家僮扯將下去。一氣打了五十多板。方纔住手。自進去了。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。拐呀拐的。走到自己房裡來。恨恨的道。爲甚的受這般烏氣。你女兒痘子。本是沒救的了。難道是我不接得郎中。斷送了他。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。可恨。可恨。又想了。一。回。道。不妨事。大難在我手裏。且待我將息棒。磨好了。

要教他看我的手段。不知還是井落在吊桶裏。吊桶落在井裏。

如今且不要露風。等他先做了整備。正是

勢敗奴欺主。

時衰鬼弄人。

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。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。不覺一月有餘。親眷朋友。每每備了酒餚。並他釋淚。他也漸不在心上了。忽一日。正在廝前閒步。只見一班應捕擁將進來。帶了麻繩鐵索。不啻三。七。二。十。一。望王生頸上便套。王生喫一驚。問道。我是個儒家子弟。怎把我這樣後辱。却是爲何。應捕呖了一。吓。道。好個殺人害命的儒家子弟。官差使差。來人不差。你自到大爺面前去講。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所得。正不知甚麼事頭發了。只好立着呆看。不敢向前。此時不由王生做主。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。

在

前拖後扯帶進永嘉縣來。跪在堂下右邊。却有個原告。跪在左邊。王生抬頭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家人胡阿虎。已曉得是他懷恨在心。出首的了。那知縣明時佐。開口問道。今有胡虎首謀打死湖州客人。姓呂的。這怎麼說。王生道。青天老爺。不要听他說。說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。如何會打死人。那胡虎原是小酌家人。只爲前日有過。將家法痛治一番。爲此德恨。搆此大難之端。望爺臺照察。胡阿虎叩頭道。青天爺爺。不要听這一面之詞。家主打人。自是常事。如何懷得許多恨。如今屍首現在墳塋左側。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。只看有屍是真。無屍是假。若無疑時。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罪。知縣依言。即便差人押去掘屍。胡阿虎又指点了地方尺寸。不論時。果然拾個屍首到縣裏來。

老

知縣親自起身相驗。說道。有屍是真。再有何說。正要將王生用刑。王生道。老爺听我分訴。那屍骸已是癩爛的了。須不是日前打死的。若是打死多時。何不當時就來首告。直待今日。分明是胡虎那裏尋這屍首。露空誣陷小人的。知縣道。也說得是。胡阿虎道。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。因爲主僕之情。有所不忍。况自以僕首。主先有一欵罪名。故此含藏不發。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。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。以致受累。只得重將前情首告。老爺若不信時。只須喚那四鄰八舍到來。問去年某月日。聞果然曾打死人否。卽此便知真傷了。知縣又依言。不多時鄰舍喚到。知縣逐一動問。果然說去年某月日。聞有個畫客。被王家打死。暫時救醒。以後不知何如。王生此時被衆人指實。顏色都變。

了。把言語來左支右吾。知縣道：情真罪當，再有何言。這厮不打如何。官推疾忙抽出籤來，喝一聲打。兩邊皂隸，吆喝一聲，將王生拖翻着，力打了二十板。可憐瘦弱書生，受此痛棒，拷掠王生受若不過，只得一一招成。知縣錄了口詞，說道：這人雖是他打死的，只是沒有屍親執命，未可成獄。且一面按監，待有了認屍的，定罪發落。隨即將王生監禁獄中，屍首依舊抬出埋藏，不得輕易燒毀。所後檢償發放，衆人散訖，退堂回衙。那胡阿虎道：是私恨已洩，甚是得意，不敢回王家見主母。自縊在別處住了。却說王家家僮們在縣裡打听消息，得知家主已在監中，虎得兩耳雪白，奔回來報與主母劉氏。一聞此信，便如失去了三魂，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。

未知性命何如。

先見四肢不動。

了。幾個慌了手脚，急急叫喚。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，叫聲官人，放聲大哭。足有兩個時辰，方纔歇了。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，帶在身邊，換了一身青衣，教一個丫鬟隨了，分付家僮，在前引路。這搜永嘉縣獄門首來，夫妻相見了，痛哭失聲。王生又哭道：却是阿虎這奴才，害得我至此。劉氏咬牙切齒，恨恨的罵了一番。便在身邊取出碎銀，付與王生道：可將此散與牢頭獄卒，教他好好看戲，免致受苦。王生接了，天色昏黑，劉氏只得相別。一頭啼哭，取路回家。胡亂用些晚飯，悶悶上床，思量昨夜與官人同宿，不想今日遭此禍事，兩地分離，不覺又哭一場。悽悽慘慘，睡不了，不覺却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，雖則牢頭禁子，受了錢財，不

受鞭箠之苦。却是能典的。都是那些蓬頭垢面的囚徒。心中有何快活。況且大獄未決。不知死活如何。雖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。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。身体日漸羸瘠了。刘氏又將銀來買上買下。思量保他出去。又道是人命重事。不易輕放。只得在監中耐守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王生在獄中。又早懶懶的挨過了半年光景。勞苦憂愁。染成大病。刘氏求醫送藥。百般無效。看看待死。一日家僮來送早飯。王生望着監門分付道。可回去對你王母說。我病勢沉重不好。旦夕必要死了。教王母可作急來一看。我從此要永訣了。家僮回家說知。刘氏心慌膽戰。不敢遲延。疾忙僱了一乘轎。飛也似抬到縣前來。離了數步。下了轎。走到獄門首。王生相見了。淚如湧泉。自不必說。王生道。愚夫不

肖誤傷人命。以致身陷縲紲。辱我賢妻。今病勢有增無減了。得見賢妻一面。死也甘心。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。我就到陰司地府。決不饒過他的。刘氏含淚道。官人不要說這不祥的話。且請寬心調養。人命既是誤傷。又無苦主。奴家拚得賣盡田產。救取官人出來。夫妻完聚。阿虎逆奴。天理不容。到底有個報讐日子。也不要放在心上。王生道。若得賢妻如此用心。使我重見天日。我病休也就減幾分了。但恐弱質懶懶。不能久待。刘氏又勸慰了一番。哭別回家。坐在房中納悶。僮僕們自在所前聞牌。要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盒子。竟進王家裏來。放下匾担。对家僮問道。相公在家麼。只因這個人來。有分教。負屈寒儒得遇秦庭朗鏡。行凶詭計。難逃蕭相明條。有詩爲証。

湖商自是隔天涯。

舟子無端起禍胎。

指日王生冤可白。

災星換做福星來。

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。大叫道：有鬼有鬼。東逃西竄。你道那人是誰。正是一年前來賣薑的湖州呂客人。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：我來拜你家主。如何說我是鬼。劉氏听得所前喧鬧。走將出來。呂客人上前唱了個喏。說：王娘子所稟。老漢湖州薑客。呂大是也。前日承相公酒飯。又贈我白絹。感激不厭。別後到了湖州。這一年半。又到別處做些生意。如今重到貴府走走。特地辦些土儀。來探望你家相公。不知你家大官們如何說我是鬼。傍邊一個家僮嚷道：大娘不要听他。一定得知道。大娘要救官人。故此出來現形索命。劉氏喝退了。劉客人說

道：這等說起來。你真不是鬼了。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。呂客人喫了一驚道：你家相公在那裏。怎的是我害了他。劉氏使將周圍如何撐屍到門。說留絹籃爲証。丈夫如何買囑。船家將屍首埋藏。胡阿虎如何首告。丈夫招承下獄的情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呂客人听罷。捶着胸膛道：可憐可憐。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。去年別去。下得渡船。那船家見我的白絹。問及來由。我不合將相公打我重危。留酒贈絹的事情。備細說了一番。他就要買我白絹。我見價錢相應。即時賣了他。又要我的竹籃兒。我就與他作了渡錢。不想他賺得我這兩件東西。下這般狠毒之計。老漢不早到溫州。以致相公受苦。果然是老漢之罪了。劉氏道：今日不是老客人來。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。那絹兒籃兒。是他騙

去的了。這死屍却是那里來的。呂客人想了半回道。是了。是了。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。只見水面上。一個屍骸。浮在岸边。我見他注目而視。也只道出干無心。誰知因屍就生奸計。下奸很好狠。如今事不宜遲。請大娘收進了土儀。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究。救相公出獄。此为上着。劉氏依言。收進盤盒。擺飯請了呂客人。他本是儒家之女。精通文墨。不必假借訟師。就自己寫了一紙訴狀。願乘女轎。同呂客人及僮僕等。取路投永嘉縣來。等了一会。知縣升晚堂了。劉氏與呂大大声叫屈。遞上訴詞。知縣接上。從頭看過。先叫劉氏起來問。劉氏便將丈夫爭價誤毆船家。擄屍得財。家人懷恨出首的事。從頭至尾。一一分割。又說。直至今日。薑容重來。總知受枉。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。呂大也

將被毆始末。實細根由。一一說了。知縣道。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。呂大叩頭道。爺上。小的雖是湖州人。在此爲客多年。也多。有相識的在這裏。如何瞞得老爺過。當時若果然將死。何不央船家尋個相識來見。一見。託他報信復讐。却將來託與一個船家。這也還道是臨危時節。無暇及此了。身死之後。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。見是久出不痛。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。若查出被毆傷命。就該到府縣告理。如何直待一年之後。反是王家家人首告。小人今日纏到此地。見有此一場屈事。那王杰雖不是小人陷害。其禍都因小人而起。實是不忍。他含冤負屈。故此來到台前控訴。乞老爺筆下超生。知縣道。你既有相識。在此可報名來。呂大屈指頭說出十數個。知縣一一提筆記了。却把後

边的点出四名。喚兩個應捕上來。分付道：「你可悄悄地喚他同
 做証見的鄰舍來。應捕隨應命去了。不踰時而夥人齊喚了來。
 只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地望見呂大。便一齊道：「這是湖州呂
 大哥。如何在這裏。一定前日原不曾死。知縣又教鄰舍人近前
 細認。都駭然道：「我們莫非眼花了。這分明是被王家打死的姜
 客。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。還是面廝廝像的。內中一個道：「天下
 那有這般相像的理。我的眼睛一看過。再忘記。委實是他沒
 有差錯。此時知縣心裡已有幾分明白了。即便批准訴狀。叫起
 這一干人。分付道：「你們出去。切不可張揚。若違我言。拿來重責。
 眾人唯唯而退。知縣隨即喚幾個應捕。分付道：「你們可密訪着
 那家周四。用甘言美語。哄他到此。不可說出實情。那京首人阿

虎自有保家。俱到明日午後。帶齊聽審。應捕應諾分頭而去。知
 縣又發付劉氏呂大回去。到次日晚堂伺候。二人叩頭同出。劉
 氏引呂大到監門前。見了王生。把上項事情盡說了。王生聞得
 滿心歡喜。却似醍醐灌頂。甘露灑心。病體已減去六七分了。說
 道：「我初時只怪阿虎。却不知船家如此狠毒。今日不是老客人
 來。連我也不知自己果是冤杜的。正是

雪隱鷲鷲飛始見

柳藏鸚鵡語方知

劉氏別了王生。出得縣門。乘着小轎。呂大與僮僕隨了。一同逕
 到家中。劉氏自進房裡。欲家僮們陪客人吃了晚食。自在廳上
 歇宿。次日過午。又一同的到縣裡來。知縣已升堂了。不多時只
 見兩個應捕將周四帶到。原來那周四自得了王生銀子。在本

縣開個布店。應捕得了知縣的令。對他說。本縣大爺要買布。卽時哄到縣堂上來。也是天理合當敗露。不意之中。猛擡頭見了呂大。不覺兩耳通紅。呂大叫道。家長哥。自從買我自絹竹籃。一別直到今日。這幾時生意好麼。周四啞口無言。面如橋木。少頃胡阿虎也取到了。原來胡阿虎搬在他方。近日偶回縣中探親。不期應捕正遇着他。使土前揚個鬼道。你家家主人命事。已有苦主了。只待原首人來。卽便審決。我們那一處不尋得到。胡阿虎認真歡歡喜喜。隨着公人。直到縣堂跪下。知縣指着呂大問道。你可認得那人。胡阿虎仔細一看。喚了一聲。心下好生躊躇。委決不下。一時不能回答。知縣將兩人光景。一一看。在肚裏了。指着胡阿虎大罵道。你這個狼心狗行的奴才。家主有何負你。

直得使典船家同謀。覓這假屍。誣陷人命。胡阿虎道。其實是家王打死的。小人並無虛謬。知縣怒道。還要口強。呂大既是死了。那堂下跪的是什麼人。喝叫左右。夾將起來。快快招出奸謀。便罷。胡阿虎被夾大喊道。爺爺。若說小人不該懷恨在心。首告家主。小人情願認罪。若要小人招做同謀。便死也不甘的。當時家主不合打倒了呂大。卽刻將湯救醒。與了酒飯。贈了白絹。自往渡頭去了。是夜二更天氣。只見周四撐屍到門。又有白絹竹籃。首明何不自爲証。合家人都信了。家主却將錢財買住了船家。與小人同載。至墳塋埋訖。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。挾了私讐。到爺爺臺下首告。委實不知這屍真假。今日不是呂客人。殊連小人。也不知是家王冤枉的。那死屍根由。都在船家身上。知縣錄了口詔。喝退

緣

胡阿虎便叫周四上前来問。初時也將言語支吾。却被呂大在旁邊面對。知縣又用起刑來。只得一一招承道。去年某月某日。呂大懷着白絹。乘船。偶然問起緣由。始知被毆詳細。恰好渡口原有這個死屍。在岸邊浮着。小的因此生心。要詐騙王家。特地買他白絹。又哄他竹籃。就把水裏屍首撈在船上了。前到王家。誰想他一說便信。以後得了王生銀子。將來埋在墳頭。只此是真。並無虛話。知縣道。是便是了。其中也還有些含糊。那裏水而上。恰好有個流屍。又恰好與呂大厮像。畢竟又從別處謀害來。詐騙王生的。周四大叫道。兪兪冤枉。小人若要謀害別人。何不就謀害了。呂大前日因見流屍。故此生出買絹籃的計策。心中也道。面龐不像。未必哄得信。小人欺衝王生。一來是虛心病的

行作

節

三來與呂大只見得一面。況且當日天色昏了。燈光之下。一般的死屍。誰能細辨明白。三來白絹竹籃。又是王生及薑客的東西。定然不疑。故此大膽哄他一哄。不想果被小人瞞過。並死一個人。認得出真假。那屍首的來歷。想是失腳落水的。小人委實不知。呂大跪上前稟道。小人前日過渡時節。果然有個流屍。這話實是真情了。知縣也錄了口語。周四道。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。不曾有心害他。乞老爺從輕擬罪。知縣大喝道。你這咬天理的狠賊。你自己貪他銀子。便幾乎害得他家破人亡。似此詭計。竟謀不知害過多少人。了我今日也為永嘉縣中除了一害。那胡阿虎身為家奴。拿着影响之事。背恩賣主。情實可恨。合當重刑責罰。當時喝教把兩人扯下。胡阿虎重打四十。周四

實

叫教音

不計其數。以氣絕爲止。不想那阿虎近日傷寒病未痊。受刑不起。也只爲奴才背主。天理難容。打不上四十。死于堂前。周四直至七十板後。方纔昏絕。可憐二惡冤殘。今日斃于杖下。知縣見二人死了。責令屍親前來領屍。盜中取出王生。當堂釋放。又抄取周四店中布疋。實價一百金。原是王生被詐之物。例該入官。因王生是個書生。屈陷多時。憐他无端。改贓物做了給主。也是知縣好。墳旁屍首。掘起驗時。手爪有沙。是個失水的。无有屍親。責令作理之義塚。王生等三人。謝了知縣出來。到得家中。典劉氏相持痛哭了一場。又到所前。典呂客人重新見禮。那呂大見王生爲他受屈。王生見呂大爲他辨誣。俱各致個不安。互相感激。這教做不成相識。以後遂不絕往來。王生自此戒

了好些氣性。就是遇着乞兒。也只是。一團和氣。感憤前情。思想榮身。雪恥。閉戶讀書。不交賓客。十年之中。遂成進士。所以說爲官做吏的人。千萬不要草菅人命。視同兒戲。假如王生這一樁公案。惟有鄰家心裏明白。不是舊客。重到温州。家人也不知家。主受屈。妻子也不知道。丈夫受屈。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。何況公庭之上。豈能尽照。覆盆。蒸祥君子。須當以此爲鑒。

吉作天

圖圖刑措號仁君

寄語昏污諸酷吏

結網鍛鍊最在人
遠在兒孫近在身

齊請吾君請酒

豈亦良辭哉

陶陶匪匪

誰能離離

公武之士豈能只然將益燕派

王受風妻千也不吹散夫受風本人也

公案辨齊張家小乘即白不且畫容重陸

宮謝夷由人千萬不要草菅人命

榮也連細閣可離舊不交實容十年

丁衣世是四他甚畏善了良也

拍案驚奇卷十二

陶家翁大雨留賓

將震卿片言得婦

詩曰

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一時戲語終身話柄

話說人生萬事。前數已定。儘有一時間偶然戲耍之事。取笑之
話。後邊照應將來。却像是個識語響卜。一毫不差。乃知當他戲
笑之時。暗中已有鬼神做主。非偶然也。已如宋朝崇寧年間。有
一個姓生的公子。本貫浙西人。少年發科。到都下會試。一日將
晚。到延利坊人家赴席。在一個小宅子前經過。見一女子。生得
十分美貌。獨立在門內。徘徊凝望。却像等候甚麼人的一般。王
生正注目看他。只見前面一夥騎馬的人。喝擁而來。那女子避